

靳以散文小谈集

靳以散文小說集

靳 以 著

平 明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三年·上海

內容介紹

這是作者解放前二十年來所創作的小說散文和雜文的選集，佔作者過去全部作品十分之一。所收的作品多半還是抗戰開始寫的，暴露當時社會的不合理，反動統治的無恥與黑暗，也多少表達了人民的憤懣和願望。至少可以說為反動的時代盡了掘墓人一部分的責任。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文學叢書

靳以散文小說集

定價 19,000 元

著者 靳 以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

合作印刷廠排版 國光印書局印刷 德廣裝訂所裝訂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〔文學・藝術〕〔335000 字〕〔定價頁 594〕

1953 年 9 月初版(1—9000 冊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前記

這個小小的選集，是二十年創作的小結，在數量上來說，它是我解放前全部創作的十分之一。這是在反動派統治下的一點微小的聲音，是深夜裏飄浮着的一星螢火。

我是從一九三〇年開始從事創作的，首先寫詩，後來寫小說和散文，詩差不多是絕對不寫了。早期的一些作品，就是在過去的集子裏也沒有收過，這說明我很久以前對它們就是不喜歡的。主要的因為那只是些無謂的呻吟和無用的抒情，不要說對於讀者沒有好處，對於自己也沒有好處，徒然使我生出厭惡之感。就是對於其它的作品，也總是在寫完最後一個字的時候，同時也就失去了最後的勇氣。我的作品從來沒有使我滿意過。我時常想着的是：別人用鮮血和生命鬭爭，而我只能用一支小小的無力的筆，難道我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麼？難道我的胸中不會澎湃着熱情麼？即使我是一隻飛蛾，我也應該奮不顧身地撲向火焰！可是我沒有這樣做，好像被什麼陷住了，只是遲緩地，迂迴地走着自己的道路。當今天，我重新把自己過去的作品展閱一通，我的心在打着抖，我看着那些蒼白無力的字從我的眼底滑過去，我的心中生着無盡的悔恨。要不是因為有的書還是從朋友那裏借到的，在憤怒之下，我會把它撕盡的。即使那時還只是個人的戰鬪，也可以投出鋒利

的匕首；而我投出去的至多不過是石塊。即使偶然打中了敵人，也只是無力的一擊。

但敵人對我還是認識的，從來沒有放鬆對我的壓迫。我所編輯的雜誌，差不多是被查禁的，只出了五期的文叢，就被查禁過三次。就是在抗戰時期，我所編的『文羣』經常受到警告。在福建，只是代看一部份稿件的『現代文藝』，曾因一篇文章，觸怒了文化特務，揚言要查封刊物，逮捕編者。就是日本投降以後，兼編『星期文藝』，爲了刊登解放區來的作品和從獄中寄出來的詩篇，敵人就再三威脅報紙的主編人，終於停刊了事。個人的作品，也不斷地受到刪削、竄改和查禁，有的不能印行，只得寄到淪陷的上海付排。日本人進佔了『租界』，書搜去了，還捕去書店負責人陸蠡，從此他就沒有回來。到了日本投降以後，我甚至不得不以『人世百圖』爲總題，努力改變文章風格，用不同的筆名，寫出我的憤怒和抗議。二十年來我沒有一個細胞曾經和反動派妥協過，可是我對於人民革命事業也沒有什麼供獻。中國解放了，我也分享着勝利的革命的果實，使我更加羞愧。因此我在大步奔跑，努力向前。

這個選集，與其說是個人創作生活的里程碑，不如說是一個小小的坟墓。但我並不企圖深深掩藏它；我記得高爾基說的：『拿筆寫下來的東西，用斧頭也砍不掉的。』我只是把這些作品放在這裏，看看我過去的路是怎樣走過來的，而今後將在新中國的大道上，遵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藝方向，迅速而堅定地再邁開我的脚步。

今天，我的心中充滿了幸福，也充滿了信心，我要從頭學起，從頭做起，開始做一個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文學工作者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。

目次

散文

鄰居們	三
窗	一八
紅燭	二三
雪	二五
沉默的旅車	二九
珊瑚壩	三八
我坐在公路車上	四九
『北京人』	六一
沉默的果實	七一
等待	八一
鳥和樹	八五

被砍伐了的樹	八七
合唱	九一
蟹	九五
散文三試	九七
失去了題目	一〇三
我是從羣山中來的	一〇九
大城頌	一一六
短簡(一——六)	一二三
悼蕭紅和滿紅	一四四
憶崇羣	一五〇
憶陸蠡	一五五
懷念衣人	一六〇
人世百圖	一六三
熊的故事	一六五
蒼蠅	一六四
蛙	一六六

雄雞的死亡.....一六九

大富之家.....一七二

跳蚤.....一七五

官人.....一七六

年.....一八〇

獻給大神的人.....一八四

那個姓苟的.....一九九

傭的復活.....一九三

人的悲哀.....一九六

奴才的笑.....一九七

魔鬼的紛擾.....一九八

神的滅亡.....二〇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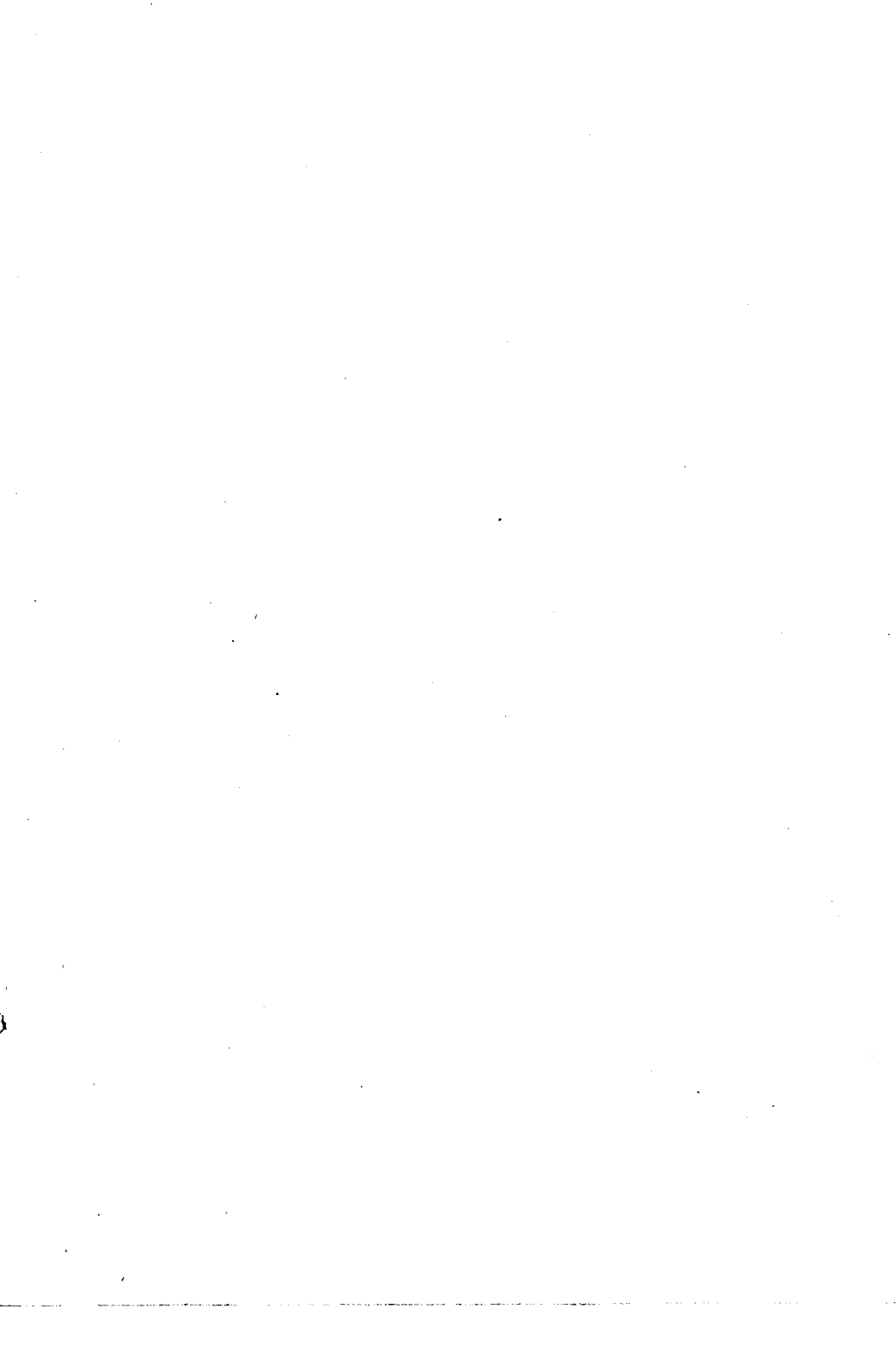
小說

早春的寒雨.....二〇五

泥路.....二三三

茫霧·····	二四〇
雅會·····	二六〇
去路·····	二九二
雪朝·····	三二三
亡鄉人·····	三三二
過載的心·····	三五四
亂離·····	三七三
別人的故事·····	三九一
衆神·····	四〇五
人們·····	四二四
衆生·····	四四九
晚宴·····	四八二
生存·····	五一四
母女·····	五三八

散 文



鄰居們

『那是最好的時候，那也是最壞的時候；那是智慧的年代，那也是愚蠢的年代；那是信仰的世紀，那也是懷疑的世紀；那是光明的季節，那也是黑暗的季節；那是有希望的春天，那也是無助的冬日，我們什麼都有，我們也什麼都沒有；我們都是走向天堂，我們都是走向相反的路——』

——狄更斯：《雙城記》

在艱辛的生活的壓迫之下，在苦痛的日子煎熬中間，人們的情感多變得粗糙了。他們都過分地誇張着他們的喜悅和悲傷，今天有囂喧的歡笑，明天又是無言的悲傷和不斷的爭吵，不斷的眼淚，把我這個孤單的人包在他們的激情之中。我是住在那麼一所大樓裏，四面都是人，頭頂上和腳底下也無非是人，不同的人 and 永遠在變換的情感緊箍在我的周遭，顯得我是那麼渺小，幾乎我都快要失去了我的存在，唉，唉，在這裏，我不就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了嗎？我想這些空洞的語言，不能使你們得着具體的印象，我還是停止我的煩躁的漫步吧，安靜地坐下來，用我拙笨的手和拙笨的筆，勉強地畫出一個輪廓來吧，第一位我先說到的，就是：

因爲他不久就要離開我們了，在幾年的辛苦奔走之後，他就要做×××××的委員了，他再不那麼過分地謙恭，不過當他把那張新印的有官銜的名片送給我，好像我也應該感到一份榮耀哩！

對於諸位，我想他也是不陌生的。他的名字時常印在報上，只有一次，好像不大妥當，那是在啓事欄中，用特號字排的：『警告×××』連我看到也覺得很驚訝，因爲我以爲他不是那樣一個壞蛋，我們雖然是緊對門的鄰居，每次他遇到我總是嘴裏喃喃地，使他的身體彎到九十度以內，爲了回答他的敬禮，我也只得彎腰相候；於是我就看到了他的美麗的長髯簡直拂着地上的塵土了。他也許比我看得更清楚，他既不說什麼，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

但是千萬不要被他的長髯嚇倒，說起來，他還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人。他生得很矮小，可是很有精神，只有他的那一副大眼鏡總是那麼懶散地掛着，每個人看見他，自然心裏就會暗自想着：『唉，我替他扶一扶眼鏡纔好。』說實在話，那不是架在鼻樑上，簡直是落到鼻尖上了。人們都爲他空耽一份心，生怕它會跌碎；可是看到那一把又厚又軟的鬍子，總能放下點心，因爲它可以減輕它下墜的力量。

他時常要搖着他的鬍子，頭搖着，不時地嘻開那張包在鬍子中間的嘴笑着。他是一位『在野』的名人，他參加許多會，對於抗戰好像盡過許多力似的，他有時很嚴重似地偷偷告訴我：『我有五十萬羣衆呢！』如果我們是那麼不識相地多問他一句，他就會告訴我：『他們散到各地去了，每一個都是抗戰的堅強分子。』

也許他真的有过羣衆來的也未可知，他曾經做過什麼校長，不過聽說有一次由於他的不負責，在敵人的手裏犧牲了不少，他可是安全地回來了，就把他的名字留在那裏，成爲一個惡人的典型。

好像他是一個人住着的，有時又有一個高大的女人來和他住幾天，有一次，恰巧我在街上遇見了，遠遠地我看見一個穿斗蓬的女人，她的頭上還頂了一個帽子，她的樣子很壯，很像一位軍官在他的士兵前面的闊步，左手好像提了一個大包袱。走到近前，原來是我的錯誤，那個包袱正是我對門的鄰居，我們行過禮之後他正式爲我介紹：『×××先生，×××保育院院長，我的內人——這是鄰居×先生，』

爲了不失禮，我把手伸過去迎着她那早已伸出來的手，這卻使我上了當，她的手力還真不差，我只是忍着纔不叫出聲。可是微笑還掛在我的臉上，一看到他們夫妻二人，我不得不快些告辭，轉過街角，讓我自己得機會發洩我自己的感情。

因爲是對鄰，所以我們時常有談話的機會，於是我知道了他做過高級參謀，××省的

民政廳長，××周刊的編輯，……後來好像是由於自我覺悟，纔從事民衆運動，說起來直接間接地他對於這次抗戰還是一個推動者呢！

平常他還好說那種生硬的四川話，他曾經告訴我說那無非是爲了適應環境。

我們雖然做了很久的鄰居，談話的機會也不少，可是我對於他的思想和意見總抓不到一個中心。「在朝」的他反對，「在野」的他也不贊成；他的消息多，祕密性也大；憤慨多，冷嘲熱諷更不少，有的時候我都分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了。可是他實在該算是一個有地位的人，許多集會都有他，如果有照片，他一定把他的臉，眼鏡和那長鬍子擠到照片裏，臉上還故意裝出來一份表情，有時候是慷慨激昂，有時候是悲世憫人，——可是從來沒有帶出來陰險奸詐的樣子。

其實這個人我以爲早就該做官的，自從發表之後，他沉默了幾天，後來，說到許多事的時候，他常用「然而」或是「不過」來轉折，他變成樂觀，覺得一切有希望。他的舉動，他的鬍子和他的眼鏡也都着實值得人尊敬哩！

可是我這個光榮鄰居，他就要走了，這够多麼使我難過啊！

正當這個時候，頂在我頭上的那一間屋子忽然起了極大的爭吵，那是一對

青年夫婦。

我知道他們結婚還不到一年，不知道女的工作來養男的，還是男的工作來養女的，總之他們的生活是一重一輕。現在好了，玻璃的破碎聲，掉椅翻倒聲，女人的尖聲的號啕……我簡直聽不見男人的聲音。我還以為她在和自己嘔氣，一直到從樓板淌下許多水來，纔有一個慌張的脚步，在我的門前停住，敲過門，推開來，一個男人帶着一雙淚汪汪的眼睛來向我道歉，說明打翻了洗臉盆，一定把水漏下來，然後又急匆匆地上了。可是那個女人把哭泣換了斥責，還在不依不饒地叫着：

『我嫁你，有什麼好處？受了這麼許多罪，還不知道體諒人，難說是我前世欠你的？』
那個男人並沒有回答，也許我正在忙着拂拭桌上的水，聽不見那較低微的聲音，我只聽見那個女人吼：

『你說，你說，我哪一點對不起你？我天天跑出去，早出晚歸，可曾抱怨過一句？想不到，你倒管起我來了，我的爹媽都沒管過我？』

那個男人還不說話，這連我都惹急了，我都要代他回答：『要是你的爹媽好好管過你，你也不會兇到這樣！』

可是我的經驗告訴我，別人夫婦爭吵，最好什麼話也不說，尤其是青年夫婦，他們自會和好的，果然不久我又聽見女人的哭泣，聲音是平和多了，還夾着男子低音的哭聲，隱約地我還聽見男人斷續地說着：